



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ROMAIN ROLLAND

[法]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名家名译 教育部推荐图书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的传奇一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经典之作。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ROMAIN ROLLAND

[法]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著; 傅雷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13-6421-0

I. ①名…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传记 ②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传记 ③托尔斯泰 (Tolstoy, Leo Nikolayevich 1828—1910)—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547 号

名人传

著 者 / [法]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译 者 / 傅 雷

策划编辑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文 蕾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封面设计 / 柴杜靖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张 / 11.75 字数 / 28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421-0

定 价 / 3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译者录）

目录
Contents

贝多芬传

译者序 / 003

原 序 / 005

初版序 / 008

贝多芬传 / 011

贝多芬遗嘱 / 050

书信集 / 055

思想录 / 074

米开朗琪罗传

译者弁言 / 081

原序 / 082

米开朗琪罗传 / 085

 导言 / 085

 上编 战斗 / 099

 一 力 / 099

 二 力的崩裂 / 121

 三 绝望 / 135

 下编 舍弃 / 148

 一 爱情 / 148

 二 信心 / 171

 三 孤独 / 189

 尾声 / 197

 死 / 197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 / 202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 207

原序 / 209

托尔斯泰传 / 210

“最近消失的光明” / 210

我的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 / 213

《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三个死者》 / 230

《夫妇间的幸福》 / 244

《安娜小史》、《战争与和平》 / 247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 262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

《我信仰的寄托》 / 272

《艺术论》 / 281

《通俗故事》、《黑暗的力量》、《伊万·伊里奇之死》、

《克勒策奏鸣曲》 / 293

《复活》 / 306

-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 312
- “他的面目确定了” / 324
- “战斗告終了” / 336
- 托尔斯泰遗著论 / 344
-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 351
-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 365



贝多芬传

译者序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①。

^① 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几十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译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原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伦茨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①指挥的。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②；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

① Weingartner Felix (一八六三—一九四二)，系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

② 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

后又被贝玑^①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弥撒祭中唱《神之羔羊》^②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它不知不觉地竟和他们相似。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

① 贝玑（Charles Peguy，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国近代大诗人，与作者同辈，早死。本书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

② 此系弥撒祭典礼中之一节。

去，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把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残缺，我也不拟有所更易。作者预备另写一部历史性的和专门性的书，以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和他创造性的人格^①。因为它应当保存原来的性质，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②，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① 此书早已于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

② 一九二七年适为贝多芬百年死忌。

初版序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

(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

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①。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②。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一条大路。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

① 作者另有《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皆与本书同列在“名人传”这总标题内。

② 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间，法国有一历史性的冤狱，即史家所谓“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大尉被诬通敌罪，判处苦役。一八九五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发觉前案系罗织诬陷而成，竭力主张平反，致触怒军人，连带下狱。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张正义而备受迫害，流亡英伦。迨一八九九年，德雷福斯方获军事法庭更审，改判徒刑十年，复由大总统下令特赦。一九〇六年，德雷福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撤消原判。毕加大佐为昭雪此冤狱之最初殉难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蒲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自维也纳会议，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英人虐待蒲尔人甚烈，卒激成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的蒲尔战争。结果英国让步，南非联盟宣告成立，为英国自治领地之一。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